

SHIJIEJINGDIANWENXUEMINGZHUYILIN

世界经典 文学名著译林

欧也妮与葛朗台
老人与海

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

世界经典文学名著译林

欧也妮·葛朗台

老 人 与 海

海明威(美国) 著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

的：这些遗产数目之大，无人知晓。三个老人视财如命，一辈子都在聚集钱财，以供自个儿暗地里抚摸着玩。特·拉·斐德里埃老先生把放债叫做挥霍，觉得对放高利贷没有看上黄金几眼实惠。所以索漠人只能以看得见的收入估计他们积蓄的多少。

就这样葛朗台先生得了新的贵族头衔，那是爱讲平等我们也无法消除的，他成为一州里“纳税最多”的人物。他的葡萄园有一百阿尔邦，要是收成好，一年可以出产七八百桶酒，他还有十三处分种田，一座老修道院，修院的窗子，门洞，彩色玻璃，这些全部被他锁了起来，既可 not 纳税，又可保存那些东西。此外还有一百二十七阿尔邦的草原，上面的三千株白杨是一七九三年种下的。此外，他的产业还包括他住的房子。

而这些是众人可见的财产。至于他现金的数目，只有两个人知道个大概。一个是替葛朗台放债的公证人克罗旭，另外一个索漠城中最有钱的银行家台·格拉桑，葛朗台认为适当的时候跟他暗中合作一下，捞些好处。在内地要赢得人的信任，建立家业，行事非机密不可；老克罗旭与台·格拉桑虽然足够机密，仍免不了当众对葛朗台恭恭敬敬，使旁观的人看出前任区长的资力的雄厚。

索漠城里人人都知道葛朗台家里有一个私库，里面堆满了金路易，曾说他半夜里瞧着累累的黄金，快乐得无可形容。一般吝啬鬼认为这是确信无疑的，因为看见那好家伙连眼睛染上了金子光彩，黄澄澄的。一个靠资金赚惯大利钱的人，像色鬼，赌徒，或帮闲的清客一样，眼中自有那种说不出的神气，那躲躲闪闪的，饥饿的诡秘样子，是瞒不过他的同伴的眼睛的。凡是对东西发了狂着迷的人，这些暗号无异他们的漏洞。

葛朗台先生从来不需要别人什么；又是老箍桶匠，又是种葡萄的老手，何时需要为自己的收成准备一千只桶，何时只要五百只桶，他像天文学家一样预算得十分准确；投机事业从未失败，酒桶的市价比酒还贵的时候，他老是出卖酒桶，他能够贮存起酒，等每

桶涨到两百法郎才抛出去，一般小地主却早已在一百法郎的时候脱手了。由此他理所当然博得大家的敬重。那有名的一八一一年的收成，他先囤积在家里，然后一点一点的慢慢卖出去，于是二十四万多法郎就已到手了。讲起理财的本领，葛朗台先生是只老虎，是条巨蟒：他会在那里躺着，蹲着，打量俘虏半天再扑上去，张开血盆大口的钱袋，倒进大堆的金银，然后心安理得地去睡觉，好像一条吃饱了东西的蛇，不动声色，冷静非凡，什么事情都按部就班的。

他走过的时候，每个人都觉得又钦佩，又敬仰，又害怕。索漠城中，不是每个人都被他用钢铁般的利爪干净利落的抓过一下的吗？为了买田，某人从克罗旭那里借了一笔钱款，利率要一分一，某人拿期票向台·格拉桑贴现，先被扣了一大笔利息。市场上，或是夜晚的闲谈中间，几乎每天都提到葛朗台先生的大名。有些人认为，这个种葡萄老头的财富简直是地方上值得夸耀的一宝。不少做买卖的，开旅店的，得意非凡的对外客炫耀说：

“嘿，先生，上百万的咱们这儿有两三家；可是葛朗台先生哪，连他究竟有多少家私自己也不知道！”

一八一六年的时候，索漠城里最会计算的人，估计那好家伙的地产价值大概有四百万；但在一七九三到一八一七中间，平均每年有十万法郎的进款，由此推算，他所有的现金大约和不动产的价值差不多。因此，一场牌打完了，或是谈论了一会葡萄的情形，话题转到葛朗台的时候，自作聪明的人一般就说：“葛朗台老头吗？……财产大约有五六百万吧。”要是恰巧被克罗旭或台·格拉桑听到了，他们就会说：

“你好厉害，他的数目到底有多少我都不知道呢！”

如果巴黎客人提到洛岂尔特或拉斐德那般大银行家，索漠人总要以葛朗台先生为标准，问他们是不是与他一样有钱。如果巴黎人付之一笑，回答说是的，他们便一歪脑袋，互相瞪着眼，满脸狐疑。

这个富翁的行为把偌大一笔财产镀上了金。假使他的生活起居本来有可给人家当话柄的地方，那些话柄也早已消失到九霄云外了。葛朗台的一举一动都像是钦定的，到处通行无阻；他的说话，衣著，姿势，瞪眼睛，成为这个地方的金科玉律；大家仔细地研究他，像自然科学家要研究出动物的本能的作用似的，终于在他那最普通的动作里发现了深邃而不可言传的智慧。譬如，人家说：

“今年冬天一定很冷，葛朗台老头已经戴起皮手套了：是收割葡萄的时候了把。”

或者说：

“葛朗台老头买了许多桶板，今年的酒肯定少不了。”

肉和包子葛朗台先生从来不买。那些佃户每个星期都给他送来一份足够的食物：阉鸡，母鸡，鸡子，牛油，麦子，作为抵租的东西。他有一所磨坊租给人家，除了缴付租金以外，磨坊司务还得亲自来拿麦子去磨，再送回面粉跟麸皮。他的独一无二的老妈子，叫做长脚拿依的，虽然年纪已不小了，还是每星期六替他做面包。至于蔬菜，葛朗台便指定房客中种菜的供应。而水果，收获之多，大部分都出售。烧火炉用的木材，是砍下田地四周的篱垣，或烂了一半的老树，派佃户锯成一段一段的，用小车装着运，他们还替他送进柴房来巴结他，讨得几声谢。据人家知道的，他的开支只有教堂里坐椅的租费，圣餐费，太太和女儿的衣著，家里的灯烛，拿依的佣钱，锅子的镀锡，国家的赋税，庄园的修理，和种植的费用。最近他买了六百阿尔邦的一座树林，托付给一个近邻照顾，答应付给他一点补贴。自从他置了这个产业之后，他才吃野味。

这家伙动作非常简单，话语极少，总是用柔和的声音发表意见，句子简短，总爱谈些过时的问题。从他出头露面的大革命时代起，等到要进行一番长篇大论时，或者跟人家讨论什么，他便马上结结巴巴的，弄得对方晕头转向。这种口齿不明，理路不清，前言不搭后语，以及废话连篇弄糊涂了他的思想的情形，人家当做是他

缺乏教育，而实际上是他的伪装。在下文的情节中，你会明白这是为什么。而且逢到要应付，要解决什么生活上或买卖上的难题，他就像代数公式一样准确搬出四句口诀，叫做：“我不知道，我不可以，我不愿意，等着瞧吧。”

他从来不说是或不是，也从来不在白纸上落黑字。人家跟他说话，他右手托着下巴，肘子靠在左手背上，冷冷的听着；无论什么事，他主意一拿定，就从不改变。一点点儿小生意，他也得在心里打半天算盘。经过一番你争我夺的谈话之后，对方自以为心中的秘密保守得密不透风，其实早已吐出了真话。他却回答道：

“我没有跟太太商量过，还无法决定。”

他那被压迫得像奴隶般的太太，却成为他生意上最方便的遮身牌。他从来不到别人家作客，不吃人家，当然也不请人家；他一点儿声响也没有，似乎什么都要节省，甚至包括动作在内。因为没有一刻不尊重旁人的主权，人家的东西，他绝对不动。

可是，尽管他声音温和，态度凝重，他箍桶匠的谈吐与习惯仍显露无余，尤其在家里，更不像在外面那么顾忌。

至于外型，他身高五尺，臃肿，横阔，腿肚子的圆周有一尺，膝盖骨多节，肩膀宽大；圆圆的脸，乌油油的，有粉刺疤；下巴笔直，嘴唇毫无曲线，牙齿雪白；冷静的眼睛好像要吃人，是通常所说的蛇眼；脑门上布满褶皱，一块块隆起的肉颇有些奥妙；青年人不知好歹，背后开葛朗台先生玩笑，将他黄黄而灰白的头发叫做金子里搀白银。鼻尖肥大，一颗满着血筋的肉瘤顶在上面，一般人振振有词说，这颗瘤里全是刁钻促狭的玩艺儿。这副脸相显出他那种阴险的狡猾，有计划的诚实和自私自利，所有的感情都倾注于吝啬的乐趣，和他惟一真正关切的独生女欧也妮身上。而且姿势，动作，走路的架势，他身上的一切都表示他只相信自己，这是他在得意的生意场上养成的习惯。所以虽然表面上性情平和，容易对付，骨子里他却硬似铁石。

他的装束总是不变，从一七九一年以来就是如此。笨重的鞋子，鞋带也是皮做的；一年四季总是穿着一双白袜，一条栗色的粗呢短裤，在膝盖下面用银箍扣紧，上身穿一件方襟的闪光丝绒背心，黄色与古铜色交相辉映，外面罩一件衣裾宽大的栗色外套，戴一条黑领带，一顶阔边帽子。他的手套跟警察的一样结实，使用时间是一年零八个月，他有一个一定的手势，把手套放在帽子边缘上一定的地位，这是为了保持手套的清洁。

关于这个人物，以上这些就是索漠人所知道的。

城里的居民能在他家有头有脑出入的只有六个。前三个中最重要的是克罗旭先生的侄子。这小子自从当了索漠初级裁判所所长之后，在本姓克罗旭之上又加了一个姓氏篷风，并且千方百计想让篷风出名。他的签名已经变做克·特·篷风了。倘使律师冒失地称他“克罗旭先生”，在出庭的时候对于他糊涂准让他后悔莫及。凡是称“所长先生”的，就可博得法官的庇护。对于称他“特·篷风先生”的马屁鬼，他更是报以春风般的微笑。所长先生三十三岁，有一处名叫篷风的田庄，每年收入有七千法郎；还有两个叔父的遗产正等着他呢，一个是克罗旭公证人，一个是都尔城圣·马丁大寺的教士会的克罗旭神甫；据说这两人都相当有钱。三位克罗旭，房族既多，城里的亲戚也有一二十家，好像从前佛罗棱斯的那些梅迭西斯一样，俨然结成一个党；而且克罗旭也有他们的敌党，正如梅迭西斯有巴齐一族跟他们针锋相对似的。

台·格拉桑太太有一个二十三岁的儿子，她十分热衷于陪葛朗台太太打牌，希望她亲爱的阿道夫能够和欧也妮小姐缔结连理。银行家台·格拉桑先生，也是齐心协力，从旁促成好事，对吝啬的老头儿不断的暗中帮忙，在事关大局的关键时刻，从来不落人后。这三位台·格拉桑也有他们的帮手，房族，和忠实的盟友。

在克罗旭方面，神甫是智囊，加上那个当公证人的兄弟做后援，他跟银行太太展开了激烈的角逐，想把葛朗台的大笔遗产留给

自己的侄儿。克罗旭和台·格拉桑两家明争暗斗成为索漠城中大家小户热心关切的题目。将来葛朗台小姐嫁给谁呢，是所长先生呢还是阿道夫·台·格拉桑？

对于这个问题，有些人认为他们两个都得不到手。据他们说，老箍桶匠野心勃勃，想找一个贵族院议员做女婿，凭他每年收入三十万法郎的陪嫁，葛朗台过去、现在、将来的那些酒桶，还有谁计较呢？另外一批人却回答说，台·格拉桑是极有钱的世家，阿道夫长得英俊潇洒，这样一门亲事，一定能教这个出身卑微，索漠城里都亲眼目睹拿过斧头凿子，而且还当过革命党的人心花怒放，除非他后面有教皇的侄子之类的人。可是谙于世故的人提醒你说，克罗旭·特·蓬风先生可以在葛朗台家随便进进出出，而他的敌手只能在星期日受招待。有的认为，台·格拉桑太太跟葛朗台家的女太太们，比克罗旭一家接近得多，日久月深，一定能说动她们，达成她的愿望。有的却认为克罗旭神甫最会花言巧语，拿女人跟出家人对抗，势力正均衡。所以索漠城中有一个才子说：

“他们正是不相上下，各有一手。”

而地方上那些熟悉内幕的老人却认为，像葛朗台那么精明的人家，家私决不肯落在外人手里。索漠的葛朗台在巴黎还有一个兄弟，非常有钱的酒商；欧也妮小姐将来铁定会嫁给巴黎葛朗台的儿子的。克罗旭和台·格拉桑两家的羽党都不赞同这种意见，说：

“一则三十年两兄弟谋面不到两次；二则巴黎的葛朗台先生对儿子有很大期望。他自己是巴黎某区的区长，兼国会议员，禁卫军旅长，商事裁判所推事，自称跟拿破仑提拔的某公爵有姻亲，索漠的葛朗台本家他早已不承认。”

方圆七十八里，甚至在安越到勃洛阿的驿车里，七嘴八舌，议论纷纷，都谈论这个有钱的独养女儿，当然是应有之事。

一八一八年初，发生了一桩事情使克罗旭党显然居于台·格拉桑党上风。素来以美丽的别庄、园亭，小溪，池塘，森林出名的法

劳丰田产，值到三百万法郎。年青的法劳丰侯爵急需现款，不得不卖出这所产业。克罗旭公证人，克罗旭所长，克罗旭神甫，外加他们的羽党，居然打消了侯爵分段出售的念头。公证人告诉他，如果分成小块标卖，肯定要跟投标落选的人不断地打官司，才能拿到田价；这样还不如整块儿让给葛朗台先生，他既买得起，又能付现钱。公证人这番话说服了卖主，于是一桩特别便宜的好买卖做成了。就这样，侯爵的那块良田给张罗着送到了葛朗台手里。他出乎索漠人意料之外，竟打了些折扣当场付清田价。连南德与奥莱昂也传遍了 this 新闻。

葛朗台先生搭着人家回乡的小车，到别庄上视察。以主人的身份瞥了自己的产业一眼，回到城里，觉得这一次的投资足足有五厘利，他立刻又想到一个好主意，预备全部的田产和法劳丰并在一起。随后，他为了差不多重新填满出空了的金库，决意砍下他的树木，森林，再出卖草原上的白杨。

现在你们该明白葛朗台先生的府上这个称呼的分量了吧。那是一所坐落在城区上部，靠着坍塌的城脚的灰暗，阴森，凄清的屋子。

门框的拱柱与两根支柱，像正屋一样用的灰凝土，洛阿河岸特产的一种白石，质地松软，两百年以上是决计用不上的。寒暑的酷烈，在柱头，门洞，门顶，都磨出无数奇怪的洞眼，像法国建筑的那种虫蛀样儿，与监狱的大门有些相似。门顶上面，有一长条硬石刻成的浮雕，代表四季的形象已经剥蚀，变黑。浮雕的础石突出在外面，长着杂乱无章的野草，黄色的苦菊，五爪龙，旋覆花，车前草，还有一株已经长得很高了的小小的樱桃树。

褐色的大门是独幅的橡木做的，由于没有油水，四处都裂开了，看似单薄，其实很坚固，因为有一排对花的钉子支持。一边的门上有扇小门，中间开一个小方洞，装了铁栅，排列紧凑的铁梗锈得发红，铁栅上挂着一个环，一个敲门用的铁锤吊在上面，敲门

时，正好敲在一颗形状怪异的大钉子上。铁锤是长方形的，像古时的钟锤，又像一个又肥又大的感叹号；玩古董的人如果仔细观察，可以发现锤子当初形状丑陋，但是日积月累，已经磨平了。

当初在宗教战争的时代，那个小铁栅，原是给屋内的人探望来客用的。现在喜欢东张西望的人，从铁栅中间可以望到黑黝黝的半绿不绿的环洞，环洞底上有几级通上花园的，零零散散的磴级。厚实而潮湿的围墙，水迹四渗，生满垂头丧气的杂树，倒是别有一番风光。这片墙原是城墙的一部，都被邻近人家利用来布置花园。

楼下最重要的房间是那间从大门内的环洞进进出出的“堂屋”。在安育、都兰、裴里各地的小城中间，外地人是不懂一间堂屋的重要的。它兼做穿堂，客厅，书房，上房，饭厅；它是日常生活的中心，全家公共起居室。本区的理发匠，就是在这里替葛朗台先生一年理两次发，佃户、教士、县长、磨坊伙计上门的时候，也是呆在这里。室内铺着地板，有两扇临街的窗；古式嵌线的灰色护壁板从上铺到下，顶上的梁木都露在外面，也漆成灰色；梁木中间的楼板涂着白粉，已经有点泛黄了。

壁炉架上挂着一面青光闪耀的镜子，为了显出玻璃的厚度，两旁的边划成斜面，一丝丝的闪光照在莪特式的镂花钢框上。壁炉架是粗糙的白石面子，摆着一座老的黄铜钟，壳子上有螺钿嵌成的图案。两盏两用的黄铜烛台分放左右，座子是铜镶边的蓝色大理石，矗立着好几支玫瑰花瓣形的灯芯盘；拿掉这些盘子，座子又可成为一个单独的烛台，平常都可以使用。

古式的坐椅，花绸面子上织着拉·风丹纳的寓言，但如果不是知识渊博的人，绝对认不出它们的内容：颜色褪尽，补钉密布，人物已经看不清楚。四边壁角里放着三角形的酒橱，顶上有几格放零星小件的搁板，油迹斑斑。在两扇窗子中间的板壁下面，放着一张嵌木细工的旧牌桌，上面刻画着棋盘。牌桌后面的壁上挂一只椭圆形的晴雨表，黑框子四周有金漆的丝带形花边，苍蝇无所顾忌地钉

在上面张牙舞爪，留下的金漆恐怕是不多了。

悬挂在壁炉架对面的壁上的两幅水粉画的肖像，据说一个是特·拉·斐德里埃老人，葛朗台太太的外公，穿着王家禁卫军连长的制服；一个是挽着一个古式髻的故香蒂埃太太。都尔红绸作的窗帘，两旁用系有大坠子的丝带吊起。这种奢华的装饰，跟葛朗台一家的习惯极不协调，原来是买进这所屋子的时候就有的，包括镜框，座钟，花绸面的家具，红木酒橱等等。

靠门的窗洞下面，有一张放着草坐垫椅子的木座，葛朗台太太坐在上面可以望见街上的行人。另外一张褪色樱桃木的女红台，于是就填满了窗洞的空间，近旁还有欧也妮的小靠椅。

十五年以来，从四月到十一月，就在这里母女俩手里永远拿着活计安安静静消磨时光。十一月初一，她们可以搬到壁炉旁边过冬了。只有到那一天，葛朗台才允许在堂屋里生火，不管春寒也不管早秋的凉意，到三月三十一日火就得熄掉。四月和十月里最冷的日子，长脚拿依就想方设法从厨房里腾出些柴炭，安排一只脚炉，在早晚给太太小姐们挡挡寒气。

母女俩负责全家的内衣被服，她们像女工一样专心致致整天劳作，甚至欧也妮想替母亲绣一方挑花领，也只能挤出睡觉时间，还得千方百计骗取父亲的蜡烛。多年来女儿与拿依用的蜡烛，总是吝啬鬼亲自分发的，正如每天早上分发面包和食物一样。

看来葛朗台的那种专制也只有长脚拿依才忍受得了。对于葛朗台夫妇有这样一位老妈子，索漠城里的人都羡慕不已。大家叫她长脚拿依，因为她身高五尺八寸。已经在葛朗台家做了三十五年。虽然一年只有六十法郎的工薪，她却被大家公认为城里最有钱的女仆了。一年六十法郎，攒了三十五年，最近居然有四千法郎存在公证人克罗旭那儿做终身年金。这笔终年不断的积蓄，似乎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目。看见这个上了六十岁的老妈子有了老年的保障，每个女佣都眼红了，却没有想到这份口粮是辛辛苦苦做牛做马挣来的。

这可怜的姑娘二十二岁的时候，仍然嫁不出去，她的脸丑得出奇恐怖；其实这么说是过分的，把她的脸放在一个掷弹兵的脖子上，还可得到别人的欣赏呢，可是据说任何东西都得相配。她先是替农家放牛，农家遭了火灾，她就凭着巨大的勇气，进城来找事。

那时葛朗台正想成家立业，准备结婚。他瞥见了这到处碰壁的女孩子。箍桶匠判断一个人的体力是决不会出错的：她体格像大力士，仿佛一株六十年的橡树屹立在那儿，根深蒂固，腰围粗大，背脊方方的，一双手像个赶车的，诚实不欺的德性，正如她的贞操一般纯洁无瑕；在这样一个女人身上可以榨取多少利益，他算得一清二楚。雄赳赳的脸上生满了疣，紫膛膛的皮色，隆起青筋的胳膊，褴褛的衣衫，箍桶匠并没有被拿依这些外表吓退，虽然他那时还在能够动心的年纪。他给这个可怜的姑娘衣服、鞋袜、膳宿，出了工钱雇用她，也不过分的虐待、糟蹋。

受到这样的待遇长脚拿依偷偷快活得哭了，所以对箍桶匠忠心耿耿。而箍桶匠当她家奴一般利用。拿依包办一切：煮饭，蒸洗东西，到洛阿河边去洗衣服，然后挑回来；天一亮就起身，深夜才睡觉；收成时节，所有短工的饭食全由她料理，还不让人家捡取掉在地下的葡萄；她像一条狗忠心地保护主人的财产。总之，她对他服服帖帖，无论他什么想入非非的念头，她一声也不吭地服从了。一八一—那有名的一年收获季节特别辛苦，这时拿依已整整干了二十年，葛朗台才狠下心来赏了她一只旧表，那是她所得到的惟一礼物。他一向把穿旧的鞋子给她，因为她恰好能穿上，但是每隔三个月得来的鞋子，是那樣的破烂不堪，已经称不上礼物了。可怜的姑娘因为一无所有，变得吝啬不堪，终于使葛朗台像喜欢一条狗一样的喜欢她，而拿依也甘心情愿让人家在她脖子上套上链条，链条上的刺，她已经不觉得痛了。

要是葛朗台割面包时小气得有点过分时，她也决无怨言；这份人家饮食严格，从来没有人闹病，拿依也乐于接受这卫生的好处。

而且她已经跟主人家打成一片：葛朗台笑，她也笑，葛朗台发愁，挨冷，取暖，工作，她也跟着发愁，挨冷，取暖，工作。这样不分彼此，应算得上是快慰吧？她在树底下吃些杏子，桃子，枣子，主人也从未责备。

有些年份的果子压弯了树枝，佃户们拿去喂猪，于是葛朗台对拿依说：“吃呀，拿依，你尽量放开肚皮吃吧。”

这个穷苦的乡下女人，从小只受到虐待，善良的主人把她收留下来；葛朗台老头那种教人猜不透意思的笑，对于她，真像一道阳光似的。而且拿依单纯的心，简单的头脑，只容纳得了一种感情，一个念头。三十五年如一日，她老是看到自己站在葛朗台先生的工场前面，打着赤脚，穿着破烂衣衫，听见箍桶匠对她说：“你要什么呀？好孩子？”她心中总是存在着那种新鲜的感激。

有时候，葛朗台想到这个可怜虫从没听见一句奉承的话，对女人所能获得的那些温情完全不懂；将来站在上帝前面受审，她比圣母玛丽亚还要贞洁。想到这些，葛朗台不禁大动恻隐之心，望着她说：

“可怜的拿依！”

听了这感叹，老佣人总是用一道难以形容的目光瞧他一下。时常挂在嘴边的这句感叹，久而久之成为他们之间永恒的友谊的锁链，而每说一遍，锁链总多加上一环。这种出自葛朗台内心，而使老姑娘感激的怜悯，不知怎样总带着一些可怕的气息。这种吝啬鬼的残酷的怜悯，在老箍桶匠是因为想起了自己的无数快乐，在拿依却是全部的幸福。“可怜的拿依！”这种话谁都会说，但是说话的音调，语气之间高明的惋惜，可以使上帝认出谁才是真正的慈悲。

索漠有许多家庭待佣人好得多，佣人对主人却仍然不满意。于是就传开了这样的话。

“葛朗台他们对长脚拿依到底怎么样，她会这样的忠心耿耿？简直为了他们可以送上自己的命！”

临着院子的是厨房，窗上装有铁栅，老是干净，整齐，冷冰冰的，活生生的是守财奴的灶屋，毫无糟蹋的东西。拿依晚上洗过碗盏，收起剩菜，熄了灶火，便到跟厨房隔着一道过道的堂屋里绩麻，和主人们呆在一起。这样，一个黄昏全家就只需要点一支蜡烛了。老妈子睡的是过道底上的一个小房间，里面黑漆漆一片，只能从一个墙洞里稍稍漏进点光；躺在这样一个窠里，她结实的身体居然硬朗依旧，她可以听见日夜都静悄悄的屋子里的任何响动。她竖着耳朵睡觉，像一条看家狗似的，一边休息一边守夜。

屋子其余的部分，等故事继续发展时再来描写；但一看全家精华所在的堂屋的景象，楼上的寒伦是可想而知的了。

一八一九年，秋季的天气暖和；到十一月中旬某一天傍晚时分，长脚拿依才开始生起火炉。那一天是克罗旭与台·格拉桑两家记得一清二楚的节日。双方六位人马，预备全副武装，到堂屋里相互交手，比一比谁表示得更亲热。

早上，索漠的人看见葛朗台太太和葛朗台小姐，还有紧跟在后面的拿依，到教堂去望弥撒，于是大家想起了那天是欧也妮小姐的生日。克罗旭公证人，克罗旭神甫，克·特·篷风先生，算准了葛朗台家晚饭差不多用完的时候，匆忙地赶过来，要抢在台·格拉桑一家之前，向葛朗台小姐祝寿。三个人都捧着从小花坛中摘来的大束的花。花梗上很巧妙的裹着金色穗子的白缎带的那束是所长送的。

每逢欧也妮的生日和本名节日，依照惯例一大清早葛朗台就直闯到女儿床边，郑重其事的亲手交给她作为父亲的礼物，十三年来的老规矩，都是一枚希罕的金洋。

葛朗台太太总给女儿一件衣衫，是冬天的还是夏天的，这需依季节而定。这两件衣衫，加上在元旦跟他自己的节日父亲所赏赐的金洋，她每年小小的收入大概有五六百法郎，葛朗台看她慢慢的积起来很高兴。这不过是自己的钱换一只口袋装罢了，而且可以从小培养女儿的吝啬。他不时盘问一下她财产的数目。得说明一下，这

财产有一小部分是葛朗台太太的外婆给的，盘问的时候总说：

“这是你嫁妆的压箱钱呀。”

所谓压箱钱是一种古老的风俗，法国中部有些地方这种风俗至今还保留着。裴里、安育那一带，一个姑娘出嫁的时候，娘家或婆家必须给她一笔金洋或银洋，或是十二枚，或是一百四十四枚，或是一千二百枚，这就要看家境了。最穷的牧羊女出嫁，压箱钱也是不可少的，就是拿大铜钱充数也是好的。伊苏登地方，曾经有一个有钱的独养女儿，压箱钱是一百四十四枚葡萄牙金洋，如今还有人为此津津乐道。凯塞琳·特·梅迭西斯嫁给亨利二世，她的叔叔教皇克雷门七世送给她一套价值连城的古代的金勋章。

晚饭时分，父亲看见女儿穿了件格外漂亮的新衣衫，便如获至宝似的，嚷道：

“既然是欧也妮的生日，讨个吉利，生火吧！”

长脚拿依撤下箍桶匠家里的珍品，饭桌上吃剩的鹅，一边说：

“今年小姐大喜一定是到了。”

“索漠城里没有合适的人家喔，”葛朗台太太接口道，她一眼望着丈夫的那种胆怯的神气，以她的年龄而论，可以看出这可怜的女人一贯是服从丈夫的。

葛朗台仔细端详着女儿，快活的叫道：

“今天这孩子刚好二十三了，咱们也该为她操心了。”

欧也妮和她的母亲彼此心照不宣地瞧了一眼。

葛朗台太太是一个干瘪女人，皮色像木瓜黄黄的，举动迟缓，笨拙，就像那些生来受磨折的女人。骨骼，鼻子，额角，眼睛，全是大大的，一眼望去，好像没有味道也没有汁水的干瘪果子。黝黑的牙齿已经不多，嘴巴全是皱褶，长长的下巴颏儿像只木底靴望上钩起。可是她对人对人很好，有裴德里埃家风。克罗旭神甫常常有心借机会告诉她，说当初她并不怎样难看，她居然信以为真。性情像天使般柔和，忍耐功夫比给孩子们捉弄的虫蚁还强，少有的虔诚，平

静的心境绝对不会骚乱，心地善良，人人都可怜她，敬重她。

丈夫每次给她的零用从不超过六法郎。虽然外貌丑陋无比，她的陪嫁与承继的遗产，却达三十多万法郎。然而，她始终心惊胆战，像寄人篱下似的；天性的柔和，注定她摆脱不了这种奴性，她对钱，从来没有要求过，也没对克罗旭公证人教她签字的文件提出异议。这个女人的支柱，只有闷在肚里的那股愚蠢至极的傲气，以及葛朗台无法了解还要加以伤害的慷慨的心胸。

葛朗台太太永远穿一件淡绿绸衫，照常是穿一年；带一条棉料的白围巾，头上一顶草帽，几乎永远系一条黑纱围身。因为难得出门一趟，所以鞋子很节省。总之，她自己从来不想多一点什么东西。

有时，葛朗台想起自从上次给了她六法郎以后已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了。内心颇觉愧疚，便在出售当年收成的契约上添上一条，要买主掏出些中金给他太太。向葛朗台买酒的荷兰商人或比国商人，总得破费上百法郎，这就是一年之中葛朗台太太最可观的收入。

可是，一旦她拿到了上百法郎，丈夫往往对她说，仿佛他们用的钱一向是公账似的：“能不能借我几个钱？”可怜的女人，老是听到忏悔师说男人是她的夫君是她的主人，所以觉得最快活莫过于能够帮他忙，一个冬天也就还了他好些中金。

葛朗台掏出了做零用、买针线、付女儿衣著的六法郎月费，扣上钱袋之后，总忘不了向他女人问一声：

“喂，妈妈，你需要点什么吗？”

“呕，那个，以后再说罢。”葛朗台太太回答，她觉得做母亲的有义务保持她的尊严。

这种伟大实在浪费得很！葛朗台自以为对太太慷慨得很呢。像拿依、葛朗台太太、欧也妮小姐这等人物，倘使碰到了哲学家，难道没有理由觉得上帝的本性是喜欢开人玩笑吗？

在初次提到欧也妮婚事的那餐晚饭之后，拿依到楼上葛朗台先

生房里拿一瓶果子酒，下楼时差点摔了跤。

“蠢驴，”葛朗台先生叫道，“你也会摔跟斗吗，你？”

“哎哟，先生，这是因为楼梯快不行了。”

“不错，”葛朗台太太接口。“你早该修理修理了，昨天晚上，欧也妮也差点儿把脚扭了。”

葛朗台看见拿依面色苍白，便说：

“好，既然今天是欧也妮的生日，你又差点摔了跟斗，就请你喝一杯果子酒压压惊吧。”

“真是，这杯酒是我拼了命保住的。换了别人，瓶子早已摔掉了；我即使摔掉胳膊，也要高高地擎起酒瓶，不让它砸破呢。”

“可怜的拿依！”葛朗台一边说一边替她斟酒。

“摔痛了吗？”欧也妮关切地望着她问。

“没有，挺一挺腰我就站住了。”

“得啦，既然是欧也妮的生日，”葛朗台说，“我就去替你们修理楼梯吧。你们这些人，难道不会拣结实的地方落脚？”

葛朗台拿了烛台，走到烤面包的房里去拿木板、钉子和工具，把太太、女儿、佣人留在黑暗中，除了壁炉的活蹦乱跳的火焰之外，没有一点儿光亮。听见他在楼梯上敲击的声音，拿依便问：

“需要帮忙吗？”

“不用，不用！我自己对付得了。”老箍桶匠回答。

葛朗台边修理虫蛀的楼梯，想起了少年时代的事情，直着喉咙打口哨。这时候，三位克罗旭来敲门了。

“是你吗，克罗旭先生？”拿依凑在铁栅上望了望。

“是的。”所长回答。

拿依打开大门，壁炉的火光从环洞里照了进来，三位克罗旭终于看清了堂屋的门口。拿依闻到花香，便说：

“啊！你们是来贺寿的。”

“诸位，对不起，”葛朗台听出了来客的声音，嚷道，“我马上